

5分钟一“崩”，一生的饭碗

老杜的30年爆米花生涯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志浩

一个炉子，风箱呼呼往里吹风，时间不长，伴随“砰！”的一声巨响，冒出一股白烟，接着一锅带着玉米特有香气热腾腾的爆米花，被倒进篮子里，而后便是孩子们渐渐远去的欢笑声。曾经，这是街头巷尾常见的爆米花场景，现如今却已经很少见到，而做这个生意的人，也越来越少。

11月26日，瑟瑟寒风中，记者在历山北路等车时，很偶然地见到了51岁的爆米花生意人杜运军。



▶老杜摇动鼓风机，在忙碌着爆米花生意。



“崩”了30年 用坏5个爆米花机

添入一小盆玉米或大米，密封，将爆米花机平放在呼呼冒着火苗的小铁炉上，随后，一边转动爆米花机，一边转动鼓风机，并不时地打量一下爆米花机上的压力表，大约5分钟后，停下鼓风机，并将爆米花机倒置在事先准备好的大铁网兜中，在上面插上一根小铁棍，用力一蹬，“砰”的一声，一股白气冒出，紧接着大堆白花的爆米花就被倒了进去。经过这一套熟练的流程，一锅爆米花就在杜运军手下被“崩”了出来。

“别的手艺不会，一辈子就靠这个吃饭。”老杜这样打趣自己，“要是没有这么一下子，怕是得去喝西北风啦！”

做爆米花生意将近30年的老杜告诉记者，自己是安徽阜阳人，上世纪80年代，他曾跟着同村一个爆米花师傅学，没过多长时间就置办“家伙”自立门户，随后开始了走南闯北的卖爆米花生涯。

一台“长鼻子”鼓风机，一个烧着木头的小铁炉，一架钢做爆米花机，就组成了老杜所说的“家伙”。

“这已经是‘最新装备’了。”老杜一边摇着鼓风机一边说，他刚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用的还是风箱，没有鼓风机，而爆米花机封口的地方也是用锡制的，不像现在都用钢或者铁的，而他的这些“家伙”，已经换了好几次，“光爆米花机就用坏了5个。”

4个城市之间 济南，最好！

30年间，老杜北到过锦州，南到过上海，还去过北京，最后落脚在了济南。

“在锦州干了几个月，北京和上海加起来也就七八年。”老杜说，之所以选择济南作为落脚点，是因为“这里的人挺好。”

初做这个生意，老杜才20出头，有个亲戚在锦州，当时未出过远门的老杜，就直接投奔了过去，谁知做了没几个月时间，他就发现，锦州生意不好做：“经常有人‘白崩’不给钱。”

老杜告诉记者，当时基本都是别人带着玉米过来，他按照一两毛钱一锅的价格，“崩”好爆米花后，再收

钱。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按规矩给钱，甚至有的直接拿着“崩”好的玉米花跑掉。不得已，老杜只好“转战”到上海，因为“那里老乡多。”

上海的生意同样不好做，“城管查得严，东西说没收就没收，连出钱赎回的机会都没有。”随后，老杜又去了北京，但情况依旧，不仅生意没增加多少，而且房租还贵了不少，“每个月至少500多元房租。”

最终，老杜选择了离老家相对较近的济南，“房租不贵，人也好说话，没多少赖账的。”他呵呵一笑道。

1000多元月收入 “不值得写”

采访中，老杜一再对记者说，自己做的生意小，不值得一提，“你们应该去采访那些干大事业的人。”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走街串巷，每天收入几十元钱，这样一个月下来，也就千余元。

“夏天吃爆米花的人少，也只有天冷的时候，生意更好些。”寒风中，老杜裹了裹身上的衣服。

老杜说，自己家三个闺女都嫁了出去，唯一的儿子现在在天津靠拾荒过活，收入不多也不稳定。老伴在家

看孩子，现在做爆米花生意是家里的唯一收入来源。“一辈子了，没别的本事，只能干这个了。”而他平时也并非一直待在济南，农忙时节，他都会回家侍弄庄稼，这次来济南，已经有两个来月。

“年底就回去。”老杜长出一口气，“为了家里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会坚持下去。”老杜说，他现在坚守，是有动力的：“每次回去一看到孙子欢喜的样子，我就知道几个月的辛苦，值了！”老杜最后笑着说。

挣钱都不易，多要价不如多干活

鞋匠张师傅的憨厚生意经

文/片 本报记者 张頔

“换一只鞋掌6块钱吗？”“不，一双6块钱”，“你这要价真挺便宜的”。现在能让顾客感到便宜的商家可不多，在千佛山海鲜副食品市场西侧摆修鞋摊的张正义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光是要价便宜，对于社区里熟悉的居民，他有时都免费给人家修补。



▶张师傅憨厚的生意经赢来不少回头客。

小修小补不要钱 来的都是回头客

11月28日上午10点半，当记者来到张正义的鞋摊时，他正在忙手里的活，旁边有两位顾客坐在马扎上，拿着衣服和鞋子在等待维修。

“我这件夹克的拉链坏了，您给看看。”住在附近的孟先生对张正义说。张正义用钳子紧了紧拉链和锁口，拉链便能正常使用。“这么快就修好了，多少钱？”孟先生一试，感觉挺满意。“不要钱了，没多大点事。”张正义说到。

张正义的鞋摊设在千佛山东路上，这条路并非交通要道，位置并不理想。“经十一路上也有家修鞋摊，那里的人流比这多。”张正义说，修鞋业的门槛挺低，所以竞争也激烈。来这里的主要是工艺美院的学生和附近的居民，大多

数都是回头客。

穿好夹克的孟先生硬要塞给张正义一块钱，“不要钱怎么行，老张活好，而且要价比别的摊低多了。”张正义只好接过钱，“来修鞋的不少是学生和农民工，他们和我一样，挣个钱不容易，所以我要不出高价来。”

张正义说，像这位孟老师，就住在工艺美院宿舍，经常来照顾我生意。有些小修小补的，如果不用贴材料，只是个手工活，就不跟人家要钱了。虽然两年前他才来到这里摆摊，但张正义早就成了社区熟人。“咱对人家实在，人家也不拿咱当外人。”张正义说，附近的居民都挺热心，有的居民给他送过家里腌制的咸菜，也有送衣物的。“咱要价虽然低，但多干点也就出来了。”

修鞋不是大活 贵在细心厚道

老家在泰安的张正义今年59岁，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家务农，十多年前来济南打工，先是在砖厂干体力活，后来又去饭馆打杂。

“给人打工还不如自己干。”张正义说以前在农村赶集时，经常遇到修鞋的。我就在旁边看，感觉工序也比较简单，一来二去的也就学会了。回村之后便给乡亲们修鞋。在济南决定单干之后，他便买了工具和材料，到现在也有10年的修鞋经历了。

这时来了一对打工的夫妇，妻子昨天刚买了一双靴子，但塑料底的后跟看起来容易打滑，想换个胶皮底。张正义在三轮车里找出一卷厚的胶皮，比着鞋跟的大小剪下来一块。接着他将原来的塑料底撬起，打入木质基底，打

磨光滑后用万能胶粘上了胶皮，最后又用小铁钉把鞋掌钉牢。

“这个程序很简单，一看就会。”张正义说，但越是简单的活越要用心做，偷工减料虽然能糊弄顾客一时，但那样生意肯定不长久。这时一位女士拿来一双球鞋，“平时都穿这双鞋爬山，鞋底的侧边被磨得很厉害，想加块侧掌。”

张正义拿过鞋子看了一下说，这就不用那种厚胶皮了，胶皮厚实的话适合做后掌穿着舒服，但并不耐磨，做侧掌的话没几天就又要换了。于是他取出一段汽车轮胎，从上面剪了一块。“这种轮胎胶皮虽然看着不厚，但耐磨，做侧掌正合适。”记者看了看他的材料箱，光胶皮就有5种。